

艾雯全集 | 6 |

〔小說卷・一〕

生死盟／小樓春遲／魔鬼的契約



艾雯全集
6
小說卷一



生死盟
小樓春遲
魔鬼的契約

艾雯全集6【小說卷・一】

作 者 艾 雯
編輯顧問 張瑞芬 陳芳明 應鳳凰（依姓氏筆劃排序）
主 編 封德屏
執行編輯 王為萱
美術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

編輯製作 文訊雜誌社
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
02-2343-3142
出 版 朱恬恬
11147台北市忠誠路二段50巷8號
02-2832-1330

排 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初 版 民國101年（2012）8月
定 價 全10冊（不分售）平裝新台幣4,600元整
ISBN 978-957-41-9324-0（第6冊平裝）
978-957-41-9318-9（全套平裝）

◎財團法人|國家文化藝術|基金會贊助

 台北市文化局 贊助
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aipei

◎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艾雯

(1923~2009)

本名熊崑珍，江蘇蘇州人，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一日（農曆）生，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逝世，享年八十六歲。

抗戰期間曾任檔案圖書館管理員、江西上猶縣立《凱報》資料主任兼《大地》副刊主編，投入發展東南文藝運動。

一九四九年以軍眷身分來台，筆耕不輟。

作品以散文與小說為主，共計出版二十四冊，

一九五一年以第一本散文集《青春篇》享譽文壇，

一九五五年《青春篇》獲「全國青年最喜愛閱讀文藝作品及最推崇文藝作家票選」散文組第一名，

作品《路》分別在一九五七年、一九八五年選入初／國中國文課本，一九六五年獲中國文藝協會文學散文創作獎章，獲邀參加中國文藝協會、中國婦女寫作協會、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等文學團體。

《漁港書簡》、《曇花開的晚上》、《不沉的小舟》、《一家春》、《弟弟的婚禮》等皆為其代表作，廣受讀者喜愛。

二〇〇三年後，年逾八十的艾雯，仍出版了《花韻》、《孤獨，凌駕於一切》、《老家蘇州》三冊散文作品，

可見這位台灣當代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，投入現實，又跨越現實的散文世界。

Contents

正義的使者

461	452	433	410	359	338	325	魔鬼的契約	306	291	280	267	252	235
家庭教師	海嫁——「汐止」的故事	春歸夢殘	表兄妹	魔鬼的契約	偶像	罪與恨		狼	漁家女	王菲	落寞的女客	螟蛉	生命的綠洲

目次

Contents

生死盟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7 | 寫在前面 | 120 | 正義的使者 |
| 9 | 生死盟——給一位困惑的友人 | 137 | 沒有身分證的女人 |
| 20 | 隔岸的控訴 | 144 | 季大夫 |
| 37 | 距離 | 151 | 二十五孝 |
| 51 | 吹笛子的人 | | 狡兔 |
| 61 | 密不錄由 | | |
| 71 | 夥計老闆 | | |
| 79 | 有生命的日子 | | |
| 88 | 夜潮 | | |
| 101 | 銀色的悲哀——焉知盤中鹽，粒粒皆辛苦 | | |
| | | 212 | 小樓春遲 |
| | | 183 | 割愛 |
| | | 172 | 漩渦 |
| | | 163 | 在並轡馳騁的日子 |

小樓春遲

461	452	433	410	359	338	325	魔鬼的契約	306	291	280	267	252	235
家庭教師	海嫁——「汐止」的故事	春歸夢殘	表兄妹	魔鬼的契約	偶像	罪與恨		狼	漁家女	王菲	落寞的女客	螟蛉	生命的綠洲

艾雯全集
6
小說卷一

生死盟

小樓春遲

魔鬼的契約

艾雯全集 6
小説卷一



生死盟

生死盟：高雄市，大眾書局，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。三十二開，一二二頁。

◎大眾書局版原目：

寫在前面、生死盟、隔岸的控訴、距離、吹笛子的人、密不錄由、夥計老闆、有生命的日子、夜潮、銀色的悲哀、正義的使者、沒有身分證的女人、季大夫、二十五孝、狡兔。

◎說明：

本集據大眾書局初版編入。

寫在前面

這是一本平凡的小說。

若要在這裡發掘傳奇性的故事，尋取羅曼蒂克的氣氛或英雄美人的禮讚和頌揚，那麼，朋友，你或許要感到失望。因為這裡所描述的只是一些平凡的人的平凡的故事，然而卻是親切而真實的。是用他們的血和淚，愛和恨，以及歡樂，憂愁，渴望串綴起來的。這些人默默地散布在各城市，各鄉村，各個角隅，默默地堅守著自己的工作崗位——一小塊耕地，一支槍，或是一支筆。除了酷愛和平、安樂，不作非分的奢求。他們都有一顆正直的心，一個樸實而善良的靈魂。他們的感情是單純的，直率的，愛就是愛，恨就是恨。僅為著一個好好活下去的信念，一份對真理的憧憬，有時，他們默默地忍受著生活的磨難，有時，他們默默地接受著時代的考驗。（那些卑劣的靈魂是受不住考驗便會倒下去的。）但他們是固執的，固執得像蔓生在山野間那風雨拗不斷，暴力壓不倒的韌藤，無論對人生，對生活，對真理，都有著執著不移的愛和信心！

有人說中華民族的特性是刻苦、堅韌，和固執。那麼，他們恰巧具備著這樣的特性！

也許，當你在街上遛達一圈，便有些個故事裡一樣的人默默地經過你身畔。然而，你不認識他們，不知道他們，因為他們只是平凡的，甚至渺小而輕微的人，他們不懂得炫耀自己來吸引別人的注意。

沒有渲染也沒有誇張，這裡，我僅僅是用我笨拙的筆，把他們介紹給你。朋友，如果你不是自命超人，請勿因他們平凡而摒棄！

於屏東・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八日

生死盟

——給一位困惑的友人

本能地，廖唯行感到那來自斜對面的二道視線，又正在矚望著自己。他佯作去硯池中吮墨，眼瞼卻緩緩地，彷彿不經意地從筆尖上抬起來，這次，他終於碰上了。是那麼清澈堅定而帶著夢幻般深思的眼睛，驟然迎著他的眼光，就似微風驚動了斂合著的蝶翅，她從沉思中驚覺過來。黑亮的眸子輕輕一轉，嘴角微微一披，又那麼不經意地移向窗外。

視線的主人是上面新派來的女同事程輝，樸素、大方中有一脈嫻雅端莊的神韻；加上她對工作那認真而勤懇的態度，更使不少同事敬慕。有好幾次廖唯行感到她似乎正在凝視自己，但等他抬起眼睛來搜索時，看見的總是一簇下垂的睫毛，靜穆地凝向筆端。但這次他終於捉著了她揚射過來的眼光，雖是那麼匆遽的一瞥間，他看見了蘊蓄在凝冷堅定的眼神深處，有一種熾燃著熱情，一種美麗而果敢的光輝，使領受它的人就像被三月的陽光照沐著一般，感到溫暖也產生熱力。

那天下午下班時忽然下起雨來，廖唯行沒有帶雨具，眼看同事們一個個走出辦公室，他

略為悵茫地望著窗外，心想等雨小一點再走吧，但雨一味撒拉撒拉打著窗外那棵檳榔樹，彷彿全沒有歇的意思，廖唯行索性抽出支雙喜煙來，在窗台上頓了頓，一手去摸火柴。

「廖先生，沒有帶雨具嗎？」

「噢！」廖唯行驟然回過頭來，卻見程輝正打從他身後走過，停下來，帶著那溫柔的微笑望著他。

「可不是，台灣的天氣真是變化莫測，上班時還是太陽高高的，說下雨就下起雨來。」

「哪，我們可以共一段路。」程輝向著他搖搖手裡的油紙傘，大方地說。

「那那太那個……太好了！」廖唯行簡直是受寵若驚，說話顯得有點慌亂，「我先送程小姐回去。」

程輝不置可否，走到大門口把傘撐開來，廖唯行連忙過去接著，油紙傘的面積雖然不小，但兩個人撐必須靠攏了走才能不淋雨。程輝比廖唯行矮著一個額角，廖唯行嗅著從她髮際散發出來的幽淡的香味，不禁有點悠然。

「程小姐府上都來了台灣？」

「不，我一個人在这裡——你呢？」

「呾，我們的情形差不多，真是：『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！』……」廖唯行含意深長地說，偷偷地望了一眼程輝，見她正低下頭去拾旗袍角。風向轉了，雨挾著風從

斜刺裡劈來，兩人的褲腳和旗袍角不一會就打濕了。這時正經過一家咖啡館，廖唯行提議進去避一會雨，程輝也沒有反對。咖啡館裡靜靜的沒有一個主顧，服務生百無聊賴地伏在椅背上，看雨景。他倆隨便揀一個雅座對面對坐下來，服務生過來把桌上那支小燈擦亮了。周圍立刻浸在一圈朦朧的光圈裡，程輝一手支頰望著小燈，那柔和的光線在她蒼白的臉上投下一層淺淺的紅暈，一綵淋濕的髮卷在她額上黏著，頰間還閃爍著一顆晶瑩的水珠——廖唯行看著不覺呆了，「真美極了！」他幾乎脫口喚出來，但馬上咽住了。只是殷勤地摸出塊手帕來遞過去。

「妳的頭髮打濕了。」

「是麼。」程輝隨便在頭臉上擦拭了一下，笑著遞回他，「你自己的肩頭還不是濕的！」

服務生在留聲機上放下了一張音樂片子，幽美的旋律，朦朧的燈影，乃使靜謐的室內有了詩的情調，夢一般的氛圍。廖唯行向周圍環顧了一眼，讚美地說：

「似這般恬靜溫暖，與外面那種苦風淒雨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人真會替自己安排環境，製造安樂！」

「是的，也會替自己製造罪惡，安排戰爭。」

「其實犯罪和戰爭的動機還不是想冀求更多的享樂。」